



微笑小天使

◆ (美国)玛雅·安吉拉 张维(编译)

小时候别人都叫我黑脸小姑娘,这不仅因为我满脸雀斑,还因为我整天阴沉着脸不与任何人交往。

我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从没见过亲生父亲。我一生下来就是一个豁嘴唇,3岁那年,因患中耳炎,我的一只耳朵失去了听力。10岁那年,与我朝夕相伴的母亲因患乳腺癌离开了人世间,于是我住到了凯莉姨妈家。

平心而论,凯莉姨妈一家人对我不错,他们总让我比他们的孩子们过得更舒适一些。不过那个时候,我心里充满着怨恨,我恨上天对我不公,把世界上所有的不幸都集中到了我的头上。我整天闷闷不乐,不与人接触。在学校上课,我独自一人坐在后排,中午在饭厅吃饭,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旁边。放学后,我把自己关在卧

室里,不和其他的孩子玩。我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我甚至怨恨我的父母,不该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来。有一段时间,我的脑海里整天想的都是自杀,我想离开这个世界,我想悄悄地离去,让任何人都找不到我。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期末考试以后,大家提前离开了学校。我独自一人来到街心公园,坐在长椅子上胡思乱想。这时候,一位老妇人站在那里对我笑了一下。我知道这位老妇人,她经常做义工,在公园里捡垃圾,在医院里做陪护,这位面容慈祥的老妇人整天乐呵呵的,笑口常开,似乎没有任何烦恼,我们这个街区的人都叫她微笑天使。

“夫人,您知道去旧金山应该怎么走吗?需要多少路费?”也许是天意,也许是老妇人的微笑打

动了我的内心,那天她对我微笑以后,我竟然和她说起话来。

听我问这样的问题,老妇人很诧异,她将工具放在一旁,坐到我身边,问我为什么这样问。

“听说旧金山有个金门大桥,从那里跳下去,顷刻间就能被海水冲走,任何人都找不到。”我低头回答。

听我说完,老妇人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然后摸着我的头发温柔地对我说道:“孩子,我理解你内心的痛苦,因为我也有过你这种感受,”说着老妇人对我讲起了她的往事,“我三十岁的时候,丈夫死于疟疾,三个月以后,我唯一的儿子又死于车祸。在很短时间之内,我一下子失去两个最亲近的人,我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活下去已经没有意义。我整天以泪洗面,对谁都不开

笑脸。那个时候,我也像你现在一样,想早点离开这个世界,我甚至将上吊用的绳索都准备好了。”

听老妇人说这样的话,我顿时泪流满面,原来这个世界上不仅是我一个人遭遇了这样的不幸!

“有一天下班的时候,有一只流浪小狗跟在我后面,”老妇人接着往下说,“当时外面很冷,我很可怜这只小狗,将它带回了家。我给这只小狗喂了一根火腿肠,然后给它喝了一点牛奶。小狗将碟子舔得干干净净,然后蹭蹭我的腿,在我的脚边安静地躺下,小尾巴一个劲地摇。看着这只小狗可爱的模样,几个月以来,我的脸上竟然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当时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紧接着我又想,如果帮助一只小狗能够使我微笑,也许帮助别人会让我感到

快乐。于是第二天,我专门烤了一点小点心,给卧床生病的邻居送去。的确,那天在她家看她开心的样子,我兴奋不已。从此,我每天都试着为别人做一些好事,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过得都很开心!”老妇人一席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我似乎看到了那只小狗依偎在她腿边的样子,不知不觉,我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你看,你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个黑脸小姑娘,你笑起来真的挺好看!”老妇人一个劲地夸奖我。

第二天放学以后,我便跟着这位老妇人上门给一位刚生小宝宝的年轻妈妈送大家捐助的婴儿衣服和玩具,在女主人一连串的刺激声中,我满面笑容地向她挥手告别。从此,我们这个街区又多了一位经常做好事的微笑小天使。



和儿子一起钓鱼

◆ (澳大利亚)贝蕾妮斯·福特 彭嵩嵩(编译)

在学校放假时,我13岁的儿子带我外出游玩了一次。只是一次钓鱼之行,我却明白了一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而且也许其他成年人也能从中学到些什么。

我是一位职业母亲,我待在家里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我每天起床都很早,不上班的时候,我喜欢躺在床上享受多余的时光,所以当我的儿子请我一起去钓鱼时,我不是太高兴。我相当勉强地同意了,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和他一起去,心里却希望能不用去。当他告诉我要在凌晨4点半离开家门时,我吓坏了,但我们必须早点出门去挖鱼饵。

凌晨4点半,我和彼得正在前往小溪的路上,我们带着一台小龙虾捕捉泵、鱼竿、一暖瓶茶水、抄网和手电筒。我们需要手电筒才能看见树丛里一路向下通往小船的路。我光着双脚,当我朝着小船艰辛地跋涉时,泥巴令人讨厌地嘎吱作响。

我们大约划船划了一个小时,到达了小溪的河口,是彼得划的船,因为我只会让船原地转圈。一路顺流而下,我们可以听见小溪发出的各种声响;溪水拍打着小船,一条鱼儿从水中跃出的扑通声,还有红树林滩涂里水流的抽吸声。

黎明来临时,我们正在采集鱼饵。我从来不是个热爱大自然的人,一想到要捡起那些小龙虾,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恐惧,然而我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乐在其中。

当彼得的小龙虾捕捉泵抓到肥美的鱼饵时,他脸上满意的笑容真是具有感染力,而且我发现我自己开始领会到这件事的精神了。他会不时地停下来,给我看他抓到的一些蜗牛或蚯蚓,当寄居蟹仓皇逃窜进洞穴时,我们俩都被它们的滑稽动作逗笑了。两只水鸡安详地滑行着,忙着它们的事,丝毫也不注意我们。远处,一只鹤正在寻找食物,小鸟们撒开高跷似的长腿到处跑。

随着太阳的降临,小溪变了。白天时,它是一片泥泞,土褐色的红树林一直垂挂到水边。但在初升太阳的过滤光中,它几乎变成了一件美丽的东西。红树林变成了柔和的绿色;到处都是生命苏醒的声音。鸟儿们开始唱歌、啾啾,不时有一道闪光告诉我们有一只翠鸟穿

过林间。我完全不知道这些鸟儿的名字,但我儿子知道,而且他很高兴地向我指点介绍。他知道那些在水边觅食的鸟儿的名字,以及它们以何为食。他知道第一股微风何时会来,而且风从哪个方向吹来。

我们在惬意的宁静中喝着茶水。偶尔传来一些声响,我们会彼此对视而笑,我感觉和彼得非常亲近。

我心中想道:你13岁了,我的儿子,但今天你比我年长许多。也许用“更聪明”这个说法更好。所有这些事物,我以前已经见过很多次了,但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它们已经被遗忘了。现在,通过一个13岁男孩的眼睛,我重新发现了它们。

我们开始钓鱼,四周再次寂静下来,只有当我们中的一个钓到牙鲆鱼时,这宁静才被打破。潮水现在开始涌进来了,带来了草和杂草,轻柔地摇晃着小船。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很奇怪地有些不太情愿。我出发的时候对于要失去宝贵的在家时间感到些许的不满,然而我却反而发现了一些宁静的东西。

我们到家时大约是中午11点半,又热又累,但是很开心。我们抓到了鱼,但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一些事。

我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看见一些我早就忘记了的东西;我透过一个孩子的眼睛看见了世界。我们中有太多的人忙着自己的事,根本没看到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

很可能我永远也不会记住所有彼得指给我看的那些鸟儿的名字,但每当我看到一只翠鸟时,我都会想起这一天。我会想起当彼得捕到鱼时脸上的表情,还有当他不得不教我怎样将小龙虾穿在钩上时,那半是宽容、半是恼火的表情。所以,母亲们,当你的孩子们希望你和他们一起去某个地方时,无论你是否会满身泥泞、又热又累,请去吧。

这种事不会经常发生的。他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快乐,但是你从这样的旅行中将会得到的益处将会比几个小时的睡眠要大得多。

你和你的孩子可以一起享受私人空间并相互陪伴,在这个现代世界里,这些实在是非常稀有的。



■ 共鸣

(奥地利 约瑟夫)



丈夫商店

◆ 芬克斯(编译)

纽约最繁华的商业街上开了一家出售丈夫的商店,在那里,女人们可以按自己所需挑选丈夫。商店门口的操作流程是这样写的:“欢迎来到‘丈夫商店’,你只能进店一次!这里共有六层楼,随着楼层增高,每层楼的男人品质也相应递增。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你可以在任何一层选择你的丈夫,但一旦你决定要更上一层楼,就不能够再回头了。只有出店时才能要求下楼。”

一位女士来到这家奇特的商店前,阅读说明,然后走了进

去——她真心打算给自己挑个好丈夫。

第一层的店面门上写着:“一楼——这些男人有工作。”

第二层的店面门上写着:“二楼——这些男人有工作,而且喜欢孩子。”

第三层的店面门上写着:“三楼——这里的男人有工作,喜欢孩子,而且长得很英俊。”“哇。”这位女士动心了,不过他还是想要再上一层,比较一下。

于是她到了四楼,四楼门上写到:“四楼——这些男人有工作,喜欢孩子,长得极其英俊而

画家的许诺

◆ (美国)赫布·凯莱赫 王文婷(编译)

让·巴蒂斯特·伊萨贝是法国杰出的画家,他的肖像画细致入微,构图近乎完美。伊萨贝的代表作《拿破仑在马尔宫》,至今仍是欧洲人物画的范本。

1815年伊萨贝应邀前往维也纳,为在那里集会的欧洲各国使节画一幅集体肖像。当时法国的外交官塔列朗是被画者之一。他私下找到画家,要求伊萨贝把自己安排在肖像画的中央。“一定要在正中间最醒目的位置上,否则就不要画我。”塔列朗是这次集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伊萨贝只好答应他。

第二天,惠灵顿公爵也找上门来,他对画家说:“您要把我安

排在画中最重要、最醒目的位置上。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退出群像画。”惠灵顿公爵是集会的核心人物,伊萨贝不敢怠慢,赶紧保证一定照办。

这件事被周围的人知道了,大家都说伊萨贝昏了头,胡乱许诺,这下两个人中至少得要罪一个人。

画家本人倒毫不紧张,总是笑着说他自有安排。因为伊萨贝是给每个成员单独画像,然后再组合成群像。所以直到交工这天,人们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时间,肖像画成了维也纳人讨论和猜测的中心。

完工这天,画室里来了很多

人,有被画的人,有单纯来凑热闹的,也有等着看伊萨贝下不来台的。人到齐了,画家走到肖像画前,自信地揭下挂在画上的白布。人们的目光同时聚焦在画上,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钟表嘀嗒作响。突然塔列朗和惠灵顿公爵同时哈哈大笑起来。大家这才缓过神,掌声和赞叹声不绝于耳。

原来在这幅画中,外交官塔列朗坐在会议大厅正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其他人站在他周围,而惠灵顿公爵正昂首阔步地走进大厅,画像中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公爵,脸上露出钦慕的神情。